



大连步行街(摄影: P.Meuser)

## 城市作为休闲公园

Philipp Meuser 著

### 海滨大都会大连显现当代中国建筑学的缺憾

"城市不是属于市长的", 建筑师Sun Yi Min在"第六届德中建筑学与城市发展研讨会"上这样挑衅他的同事。这位广东高校教授以此来让大家注意到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中一直存在的专制和很少进行合作的规划体制。因为在中国的城市发展中总是缺乏一些诸如关于更新状态和混合使用这样的关键主题的专业讨论。在华南的广州第一个城市修缮的模范工程正处于规划之中, 而大城市上海和北京却在毁坏具有历史价值的旧城区。因此必须要像孙先生要求的那样, 对思想加以根本的改变, 人们并不愿意为了全球化付出损失中国城市面貌的代价。

中国北部的海滨城市大连, 研讨会的举办地点, 在中国是除了深圳和上海之外的每年经济增长率超过20%的城市。相应于这种繁荣, 这个有着

300万居民的城市处在很大的规划压力之下，当地的建筑师很难应付这种压力。王正刚，大连城市规划和土地资源局（DUPLRB）总规划师，预测到2020年为止城市居民人数将增长35%，农村居民人数增长50%。为了疏导辽宁省周围地区的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总共要建立四个卫星城市，这些城市靠高速公路和市中心连接在一起。另外还计划将十几个工业区减少到三个。在这个情况下，必要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上的实现和新的居住空间的建设就成为了城市发展的难题。因为在今天人均居住面积仅有14平方米（相比较：1960年这仅仅只有四平方米）。

在建筑设计方面，建筑师似乎在国际精美杂志中寻找他们的灵感。中国的混合风格发展之极，竟然达到了将日本高科技和加拿大木屋建筑学之外法国古典主义和美国新传统主义的模仿都聚集一处的地步。1998年为建市100周年而开放的世纪公园中，甚至产生了德国新天鹅堡宫形式的高级住宅设计。中国社会新贵都把家安置在楼最高层和小塔中间。因为高品味公寓目前在房地产市场中每平米价格，已经能够和西欧的市中心的情况比肩。这几乎完全是由私营地产开发商提供的带产权的住房。这些人总是渴求欧洲浪漫风格或者是美式的郊区田园风光。

### 点石成金的难题

在大连北部50公里处新建的一个新城市，建筑风格明显地缺乏特色。拥有60平方公里面积的“金石滩”海湾近两年来其作用于其说是个功能齐全的旅游区，倒还不如把她比喻成一个电影背景。市政府按照欧洲发展措施的模式收购了定居农民和渔民拥有的全部土地，来避免地产投机。但是，在最初的几年热潮之中，政府修建道路、广场和林荫大道，关注大多数的建筑物，在这之后这个休闲景地就出现了停滞状况。甚至于即使是在六月份，在这个大片的风景区内都见不到游客。因此人们不禁要问，就是在七月和八月中整个

### 在中国的规划

Meu. 在中国按照西方所理解的城市规划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领域。如同中国城市规划和研究协会会长说的那样，1990年通过的城市规划法律是官方首次承认这个学科。杨保军继续说道，从那以后有了一个法律的规划体系。规划共分四个层面和政府的行政等级相应，是按照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省和城市的任务来划分的。政府部门在制定规划时得到在自由市场上活动的事务所的支持。

基本上来说各个规划层面是自己负责规划的。所以建设部负责国家总体层面的规划，并通过人大进行立法。在市县一级，框架规划必须要向省一级报批。在中国总共有80个城市允许自己制定城市规划。这大约占了12%比例。杨先生认为在城市和地区之间的合作上面需要对规划法进行修正。跨行业的规划必须要有法律的基础。

投资者还不能购买土地。土地使用必须要求部门批准，在三十年的时间内有建筑权。因此，与欧洲相反，土地和房屋是分开来考虑的。如果一位投资商想要在用于农业的土地上开发项目，国家就会作为购买者出现，将使用权转让给投资者。最初的拥有者 - 在这样的个案中是农民集体 - 得到了国家的补偿，通常来说能够得到额外的搬迁费用。但这块土地是属于国家的财产。

地区怎么能够靠预计的游客生存下来。只要“金石滩”抱住旺季居住的城市风格不放，没有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并且没有居民群体和功能的混合，这个方案就不可能奏效。

这个项目至今为止的失败，很有可能也与此有关：即这个项目至今为止还只是城市规划人员的想法，他们宁可凭借他们的直觉，也不愿意参考旅游专家的专业咨询。因为一个游客和富裕的退休者喜爱居住的地区，像总是



被作为典范来称赞的美国佛罗里达州那样，城市的经济命运也并没有掌握在城市规划者的手中。这样一来大连就不可避免显现经济增长的界限 - 这对中国来说还是相对来说陌生的状况。

传统式的城市发展必要的基础设施是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显而易见，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所参照的是其它的参数。

因为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研究，中国城市人口到2020年为止会由于人口迁徙增加4亿，这样城市规划者就面临着最大之一的挑战。

在对于人口的数量至今为止还只拥有模糊的信息的情况下，怎样来建设基础设施呢。新的城市居民都需要什么，在他们到来之前还是模糊不清的，这样基础设施就应该建设得尽量灵活。

拟定2002年底建成一条从市中心到“金石滩”的高速轻轨线路。然后一条短途公共交通网络的动脉就开始搏动了，它的十二个站点的建造费用接近德国的ICE火车站，但仅仅是一小部分得到充分利用。



位于机场附近的新住宅区  
(摄影: P.Meuser)

### 彩色混合作为成功处方

“泡崖”的住宅区提供了一个较成功的方案。这块离机场不远的区域看上去很像画册中的村落，按照美式风格建造的单个家庭房屋围绕着小绿洲，在这上面和原物一般大小的奶牛和巨大的花园小陶俑构成了天真和超现实的背景。被丘陵包围着的主要广场上方甚至还有恐龙头探出岩石。它们非常巨大，旁边的房屋显得如同模型沙盘中的装饰一样。这显然是希望，在无穷的海洋似的同类型房屋中形成特色。在如同电影摄影棚中的逼真的模拟物和白色的居住建筑物之间，它们的楼房突出部位和山墙都在竭力仿效“新都市主义”，几十个园艺师努力创造通常国庆才看得到的绚丽花展的效果。间杂着仿古雕塑的绿化设施当然是这个小区市场营销方案的一部分。成功：即使面对机场一排排房屋也很受不怕噪音的中国人的喜爱。

大连于1898年建市，那时辽东半岛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十九世纪具有沙皇时代城市建设特征的街区和广场构成了城市基本框架模式。其中的原因还有，俄国人萨哈洛夫的计划在1905年之后是由日本人完成的。在日俄战争之后俄国不得不割让了海滨城市大连。直到二战结束日本人一直掌控着城市的发展。在三十年代产生的纪念碑式建筑物的烙印至今犹存。

### 日俄建筑博物馆

在全中国几乎所有公众场所的新项目都以官方的民族历史为主题，大连却走了一条修缮和重建俄式街区的特殊之路。在九十年代初曾考虑拆除二十世纪初建造的木屋。然而随着旅游业的逐渐发展，大连打消了这个念头，并决定保存城市历史的这虽然不属于中国的一页。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说，这个区域已经破损得难以修缮了。街道里的居民，有些一家好几口人都必须挤在没有自来水的房间里生活，全部搬到城市边缘的新建住宅中。从此俄式的木质建筑在开阔的天空下，就如同在一个建筑学博物馆中展示自己：无人居住，底层是纪念品商店。因此在商店打烊后，整个街区就如同鬼城一样。召集部分在2000年才搬迁的居民再次回到这个他们出生的区域，并重新制造必需的活力和对旅游很重要的市井风情，这样的机会被错过了。当然在房屋门面修缮方面的确花了很多钱，这样街道就逐渐接近最初的城市风貌。但是市政府完全可以在大连市区外很好地建造一个新的俄式城区。其特征毫无疑问是同样的。因为俄式的居民区与周围的城市结构之间在功用和交通方面的联系很差。

日本占领区中众多的别墅却非常好地融入到城市结构中。许多别墅坐落在周围小山上，有着极好的视野，能看到城市和大海。由于地区的地形地貌它们基本上安全地免于项目开发商的介入，它们处在狭窄的小巷之中，和房屋间距紧凑几乎不会被邻里互不往来的住宅区所代替。还有，市政府目前也承认把日本占领时期建筑作为大连的建筑的特征的一部分。



大连市中心的街景(摄影: P.Meuser)

### 宏伟的工程项目

除了犹豫地在尝试修复文物保护单位之外，规划者主要把目光投向了宏伟的城市发展政策项目。例如，在邻近的轮渡计划建造一个大型的摆渡码头，作为核心服务于城市的继续扩展。城市规划者认为，在今后的二十年中仅这个地方的人口数就会增长**200**万。除此之外，在辽东半岛的东北部计划建造除了轮渡和“金石滩”以外的第三个城市。在内城区港口的迁移和工业区域的迁移都在规划之中。在今后十年中靠近城市的国际机场也将向北迁移。飞机将不会像今天这样，在新的“泡崖”居住区的门前小花园上起飞和降落。机场关闭之后空出的场地就可以提供给建设另一个城市模块“大连休闲公园”使用，前提条件是，大连的经济和人口数仍然在迅猛地增长。或许到时候这个地区的政治气氛已经非常放松，连朝鲜也成为大连旅游战略家和经济促进者关注的焦点。这里离边境距离仅仅是**250**公里。

(Philipp Meuser是高级工程师和建筑师孟建筑事务所的建筑师)